



XUESHENG BAN
SHI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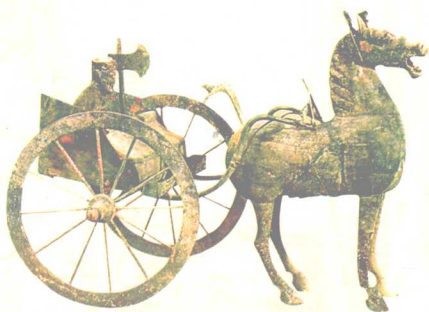
学

生

版

史记

殷 涵 尹红卿 / 编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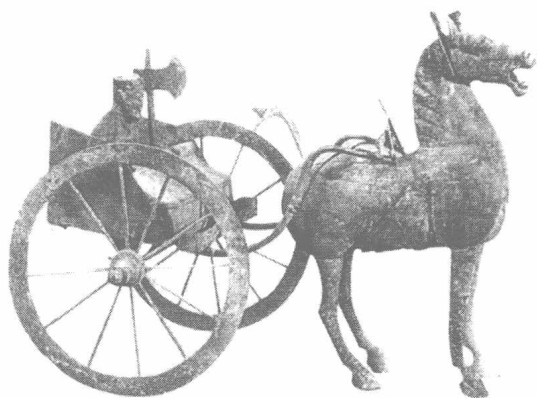
生

版

史记

下

殷 涵 尹红卿/编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 学生版/殷涵, 尹红卿编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115-579-3

I. 史... II. ①殷...②尹... III. 史记—译文—青少年读物 IV. K20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5367 号

史记: 学生版

Shiji: Xuesheng Ban

编 译: 殷 涵 尹红卿

责任编辑: 张 勇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8

字 数: 68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15000

书 号: ISBN 7-80115-579-3/K·110

定 价: 46.00 元 (上、下册) (赠送光盘)



脱身有术

秦国想用武关外的商於之地换取楚国的黔中地。楚怀王说：“我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

秦王竟然想派张仪去换，不过不好意思开口。张仪知道后就主动请行。

秦惠王说：“那楚王怀恨你用商於之地欺骗他，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

张仪说：“臣和楚国大臣靳尚的关系很好，靳尚又侍奉着楚夫人郑袖，郑袖所言，楚王没有不听从的。况且秦强楚弱，臣奉大王的使节出使，楚国怎敢加害于我。即使杀臣而能为秦得到黔中地的话，臣也甘心情愿，死而无憾。”

张仪一到楚国，楚怀王就把他抓了起来，准备杀了他。

张仪的好友靳尚忙跑去说郑袖：“您知道大王马上要冷落您吗？”

郑袖问：“为什么？”

靳尚说：“秦王非常喜欢张仪，而楚王却不想放他。秦王将用上庸之地六县，贿赂楚王，还送美人给楚王，以秦国宫中善歌者给楚王作妾。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显贵，而夫人您将会受到冷落。不如劝楚王放了张仪。”

于是郑袖日夜缠着怀王，劝说不已：“人臣各为其主所用。如今黔中地尚未入秦，而秦已派张仪入楚，说明秦国非常看重大王您。大王若不顾礼仪杀了张仪，秦王必大怒攻打楚国。妾请求大王允许我母子一起迁往江南，以免受到秦人的伤害。”

怀王又后悔抓了张仪，把他放了出来，还施以厚礼，待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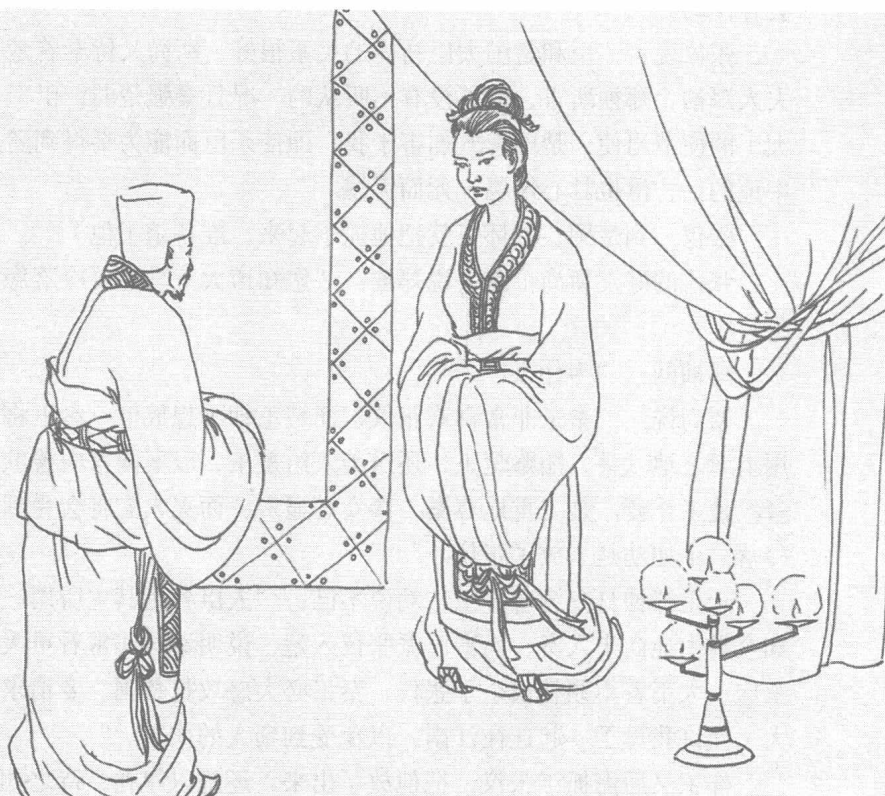




故人。

张仪乘机又游说楚怀王，对怀王说：“天下之地二分，秦有其一；兵敌四国，被险凭河，四塞安固；勇犯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一出，士卒勇不避死。君王威严贤明，将帅足智多谋，即使不出甲兵，也可席卷恒山之险，折天下之脊，使天下归服慢的先亡。参加纵约的诸国，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猛虎与群羊，很明显无法匹敌。今大王不团结猛虎而团结群羊，臣认为大王失算于此。”

“大王若不与秦国结为盟友，那么秦出甲兵占据宜阳，绝韩国上党通路；下河东，取成皋，韩国只得称臣朝秦。韩称臣，魏





必闻风而动。秦攻楚的西边，韩、魏攻楚的北面，楚国社稷不就危险了吗！而且那些合纵国，聚集众多弱国进攻最强的国家。以弱攻强，不明敌情而轻率出战，国家贫困而骤然举兵，这是危亡的做法。臣听说：‘兵力不如敌者，不要向敌挑战；粟不如敌者，不要与敌打持久战。’合纵之人，饰辩虚辞，溢美人主的言行，只说好而不说坏，一旦有祸，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因此愿大王三思。”

“秦国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岷山，顺江而下，至郢有三千余里。如果用方船载卒，每船五十人，备三月口粮，浮水而下，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却不费汗马之劳，不出十日可至楚之扞关。扞关惊恐，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备，而黔中、巫郡则已非大王所属了。这时秦军又出武关，南下攻楚，夺楚北之地。秦兵攻灭楚国，只用三个月就够了，而楚国所依仗的诸侯，半年之后才赶得来相救，已是势不能及。依仗弱国的救援而忘记强秦的祸患，这是臣为大王所担忧的。况且大王曾和吴人五战三胜而亡之，其兵卒阵亡殆尽；偏守新构之城，而居民为之所苦。臣听说：‘功劳大的更加危险，百姓困弊者怨于上。’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暗暗地为您担心。”

“而且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关而攻打诸侯，并非是不想吞并诸侯，而是暗想吞并天下。楚国曾经和秦国有摩擦，交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封侯领爵而死的有七十多人。汉中失守，楚王大怒，兴师袭秦，战于蓝田，再次败退，此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秦、楚相斗而韩、魏坐收渔利，没有比这更糟糕的计谋了，愿大王考虑。秦收兵攻卫、阳晋，必开天下之关。秦王悉起兵士以攻宋，不出数月，宋国可得，得宋而东指，则泗水这侧十二诸侯小国尽为秦有。”

“今秦与楚接壤，两国当比邻而亲。大王若肯听从于臣，臣请秦国太子入质于楚，请让秦女侍奉大王，纳万家之都的赋税供



楚王沐浴之费，长为兄弟之国，终身不相攻击。臣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所以敝邑秦王派使臣献书于大王，请您裁夺。”

楚王听完张仪这篇软硬兼施的长篇大论后，很恭敬地对张仪说：“楚国偏僻弊陋，托身东海之上。寡人年幼，不懂国家长远之计。今多亏上宾赐教，寡人敬以国从。”

郴中大夫屈原谏楚怀王说：“从前大王受张仪欺骗，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放而不杀，又听他邪说，臣以为不可。”

怀王说：“同意给张仪黔中之地，是楚之美利所在。后又背约，不可。”

楚怀王遣使车百乘，献骇鸡之珍、夜光之璧于秦王，出黔中地与秦，与秦国结盟。

说韩封君

秦国的强大引起了东方诸国的警觉和恐惧，纷纷加入合纵国，团结起来，抵御秦国。张仪再次出使，游说列国。

张仪来到韩国，对韩王说：“韩地险恶，山地居多，五谷所生，非麦则豆，百姓所食，大抵豆饭；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糠糠不饱；土地方圆不满九百里，没有第二年的存粮。估计大王的军队，加起来不过三十万，况且做杂役者也计入其内，再除去把守边塞险要的，剩下的不足二十万。秦国却有带甲之兵百余万，战国千乘，骑万匹，勇犯之士、徒步轻装、带弓执戟者不计其数。秦国战马之良、戎兵之众，不可胜数。山东之卒，被甲蒙胄而战，秦人却扔掉沉重的盔甲赤膊上阵，左提人头，右挟俘虏。





秦兵与山东之卒相比，一个是孟貳，一个是懦夫；在重力之压下，一个是鸟获，一个是婴儿。以孟貳、鸟获之士，攻不服从强秦的弱国，无异于以千钧之重，落于鸟卵之上，必无可幸存者。诸侯不考虑自己兵弱粮少，而听从宣扬合纵的人的花言巧语，说什么‘听我计则可以强霸天下’。不顾国家安危，听从这种短浅之言，贻误人主，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大王若不肯侍奉秦国，秦国发兵围住宜阳，断绝韩国从上党与外部联系的通路，向东取成皋、宜阳，则韩国的宫室，象鸿台之宫、桑林之苑，就都不属于大王了。一旦塞成皋，绝上党，大王之国就被分开。韩国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如果韩国造祸秦国却想求福，计谋浅薄而怨气很深，逆秦而顺楚，要想不亡国，恐怕办不到。所以为大王考虑，不如事秦。秦国的打算是削弱楚国，而能削弱楚国的只有韩国最合适。并不是由于韩国比楚国强盛，而是地势所然。今大王若西面事秦而攻楚，秦王必喜悦，会看重韩国。而且攻楚而占有其地，转嫁亡国之祸而讨好秦国，没有比这更高明的计谋了。所以秦王派使臣献书大王，请您裁夺此事。”

张仪恃仗秦强韩弱，一吓唬，便从韩王手里敲诈走了宜阳，韩以东方藩国的身份向秦国俯首称臣。

张仪回秦国汇报了出使的情况，惠王十分高兴，赏给张仪五座城池，封为武信君，又派张仪去游说东方的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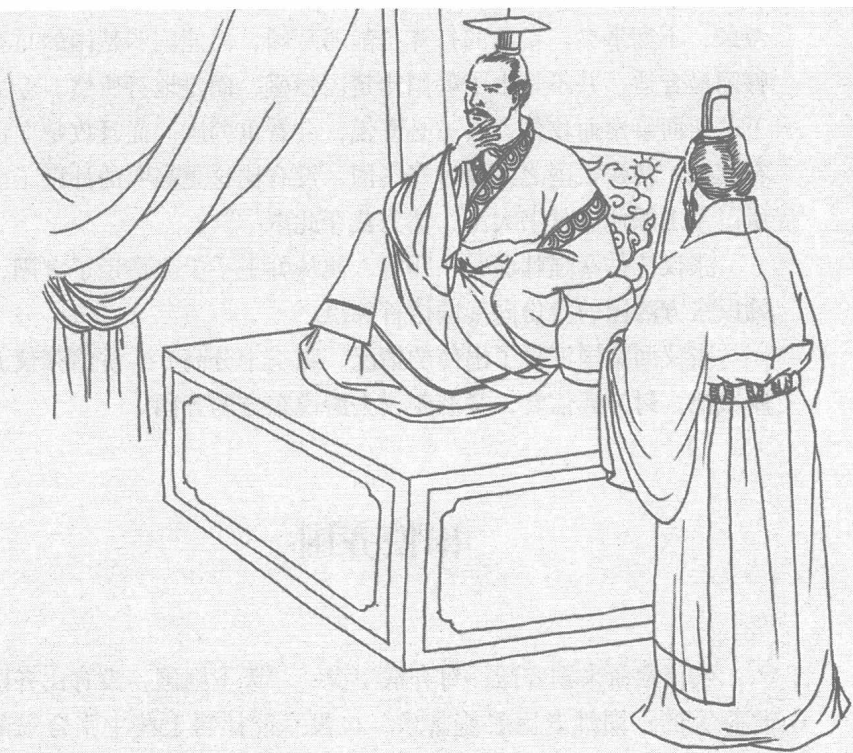
出使齐国

张仪奉命来到齐国，对齐湣王说：“天下强国，没有比齐国更强大的；同姓老臣殷盛富乐，也没有能比得上些主张合纵的人，肯定会对大王说：齐国西有强赵，南有韩、魏；齐国乃临海



之国，地广人众，兵强士勇，即使有一百个秦国，又能奈我何。大王赞其说而不非其实。”

“宣扬合纵的人结党引朋，以纵为可。臣听说，齐与鲁曾经三战而鲁三胜，然而鲁国却使得国家危亡，虽有胜之名却有亡之实。这是什么原因呢？齐国大而鲁国小。今赵之于秦，就如同鲁之于齐。秦、赵大战于漳水之畔，两战两胜；又战于番吾城下，两战两胜。四战过后，赵国损失兵卒数十万，仅存邯郸，虽有胜秦之名，国家却破败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秦强而赵弱罢了。如今秦、楚两国嫁女娶妇，结为兄弟之国；韩献宜阳，魏交河外，赵入秦朝于渑池，割河间之地而事秦。大王若不事秦，秦使韩、





魏攻齐南境，悉起赵兵涉清河、攻博关，则临淄、即墨恐怕就不属于大王所有了。一旦齐国受攻，再想侍奉秦国，已来不及了。希望大王能想明白。”

齐王听后，对张仪说：“齐国僻远弊陋，托身于东海之旁，未听闻国家社稷安危的长远之利。”于是听从了张仪的建议。

游说赵王

张仪离开齐国，又折向西去说赵国。张仪对赵王说：“弊邑秦王使臣献书于大王。大王收率后兵，修车骑，练驰射，屯兵积粮，守国土之内，愁居慑处，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唯有大王督秦之过。今秦赖大王神灵保佑，西举巴蜀，南并汉中，东灭两周而收其九鼎，镇守白马津口。秦虽处西方僻远之地，然而内心对赵王含怒之日已久。今秦王愿以微甲钝兵。驻于浞池，渡黄河涉漳水，围番吾，迎战赵军于邯郸城下。我们就在武王伐纣的甲子日开战吧，秦王特地让我来通知您。”

张仪这番话，其意在于使对方震恐，然后听从张仪的计策。张仪继续说道：“大王所信从的那些合纵者，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荧惑诸侯。天下不可能齐心协力、合而为一。现在楚国已经和秦国结为兄弟，韩、魏已称臣事秦，齐献鱼盐之地，这就断去了赵国的右臂。赵断右臂还找人斗，失去同伙，独自为战，幻想能平安无事，怎么能得逞呢？现在秦国已发三路兵马：一路塞于午道，齐军渡清河，屯兵邯郸东面；一路驻扎在成皋，驱使韩、魏队屯于河外；一路进驻浞池。四周约好一起攻赵，事成之后四分赵地。臣不敢隐瞒实情，先通报大王一声。臣私下替大王考虑，不如与秦王在浞池会面，两国修好。臣请秦王按兵不动，愿





大王早日定夺。”

一席话说得赵王浑身战栗，恐惧万分。假若四周发兵一起来攻，赵国的江山可就难保了。赵王忙对张仪说：“先王之时，奉阳君李兑为相，专权擅势，蒙蔽先王，独掌朝纲。寡人一直身居深宫，奉阳君叮嘱寡人师傅，不得讲习朝政，先王弃群臣而歿时，寡人尚且年少，继位之日比较短，心里也曾怀疑奉阳君众纵攻秦的策略，认为合纵为一而不事秦，并非赵国之长远利益。现在听您开导，我愿变心易虑，割地献秦以弥补此前攻秦之过。我正要准备车驾拜见秦王，正好碰上您这位上客使者来。”

北说燕王

张仪入燕，对燕王道：“大王您最亲厚的就是赵国。请允许我给您讲一件过去的事情：赵襄，长其柄使可以击人。暗下告诉厨人说：‘酒酣之后进羹，用金斗袭击代王’。于是与代王歌舞饮酒，酒酣之时，厨人进羹，依计行事，打得代王肝脑涂地。赵襄子之姊听到之后，就拔簪自刺而死，故至今仍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闻此事。”

说完这件赵国背信弃义、无仁无亲的事之后，张仪对燕王说：“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应该从此事上看起来。请问大王以为赵王可以亲近吗？赵国曾兴兵攻燕，两围燕都而劫持大王，大王割十城请和才得脱免。如今赵王已入秦朝于渑池，献河间之地以事秦。大王您如不肯事秦，秦自然西发强兵，驱使赵国一同攻燕，恐怕易水、长城已非大王之地了。大王如肯侍奉秦国，秦王必定会高兴，而赵国之于秦，就好像是秦国的一个郡县一样，肯定不敢轻举亡动、擅自征伐。果能如此，赵国就可以西有强秦，





南无齐、赵之患，所以请大王慎重考虑此事。”

燕王听了对张仪说：“寡人身处北方僻荒之地，虽身为男子汉，却见识如婴儿，言不足以无误，谋不足以决事。今多亏贵客教我，受益匪浅，请允许我以国西面而事秦，献燕西南五城。”

陈轸智斗张仪

张仪是陈轸的政敌，数次用计陷害陈轸，但足智多谋的陈轸每每识破张仪的诡计，从容应对。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为大王之臣，却常把国家机密吐露给楚国，我不能和他一起共事，愿大王将他赶走。他马上又要去楚国，请大王杀了他。”

秦惠王说：“陈轸怎么敢去楚国呢。”于是，惠王招来陈轸，对他说：“我能听从你的意见，您想去哪儿？请让我为您准备车具。”

陈轸说：“臣愿去楚国。”

惠王说：“张仪说你我要去楚国，我又亲自证实你要去楚国，你不是去楚国又是去何处！”张仪的报告得到证实，惠王果然以为陈轸要去泄密，十分生气。

陈轸说：“臣离开秦国，定会愿意去楚国，以顺大王和张仪的猜度，并表明臣是否真的要去的楚国。有一位楚国人，他有两个妻子，有人逃逗年长的妻子，遭到一顿怒骂，这人又去挑逗那个年轻的，年轻的就和他勾搭上了。过不多久，这个楚国人死了，有另外一位客人对挑逗这两个女人的那个人说：‘你打算娶那个年长的呢，还是那个年轻的？’这个回答说：‘娶那个年长的。’客人不解地问：‘年长的骂你，年轻的却和你相好，你为





什么却要娶年长的呢?’这人说:‘这你就不懂了。做别人老婆的时候,我希望她能答应我;等做了我的老婆,我就希望她能斥骂勾引她的人。’现在楚王是一位明主,昭阳又是贤相,陈轸为人臣,却常把国家机密告诉楚王,楚王必然不会留臣,昭阳必然不会和臣共事。由此可以看出我是否真要去楚国。”

陈轸和秦惠王又谈一会,就退了出去,张仪复见秦惠王,问道:“陈轸到底去哪儿呢?”

秦惠王说:“陈轸真是天下之辩士,他熟视寡人,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我肯定去楚国?’寡人也就无可奈何了。寡人又问他:‘你肯定去楚国,那么张仪的话果然没有说错!’他说:

‘岂非只有张仪知道,行路之人皆知我要去楚国。往昔,伍子胥忠于吴王,天下都想以其为臣;孝己(殷王高宗武丁之子,母早死,高宗惑于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尸子》云:孝己事亲,一夜而五起,视衣厚薄,枕之高下也。)爱其亲,天下都想以其为子。故而卖仆妾者,不出里卷,人皆欲买其仆妾,这说明仆妾之良;被赶回娘家的女人,乡里争相聘娶,这说明她是善妇。臣若不忠于大王,楚国怎么又会用我呢?忠却被弃,我不去楚国又去哪儿?’”

秦惠王认为陈轸说得很有理,便善待陈轸。

卞庄刺虎

当时韩魏交战,逾期一年,仍难分难解,欲罢不能。秦惠王想法干涉,让大臣们商量。左右君臣意见不一,有的说干涉好,有的说不干涉好,惠王一时也犹豫不决。恰好陈轸至秦,秦惠王问陈轸说:“您离开我去楚国,还想寡人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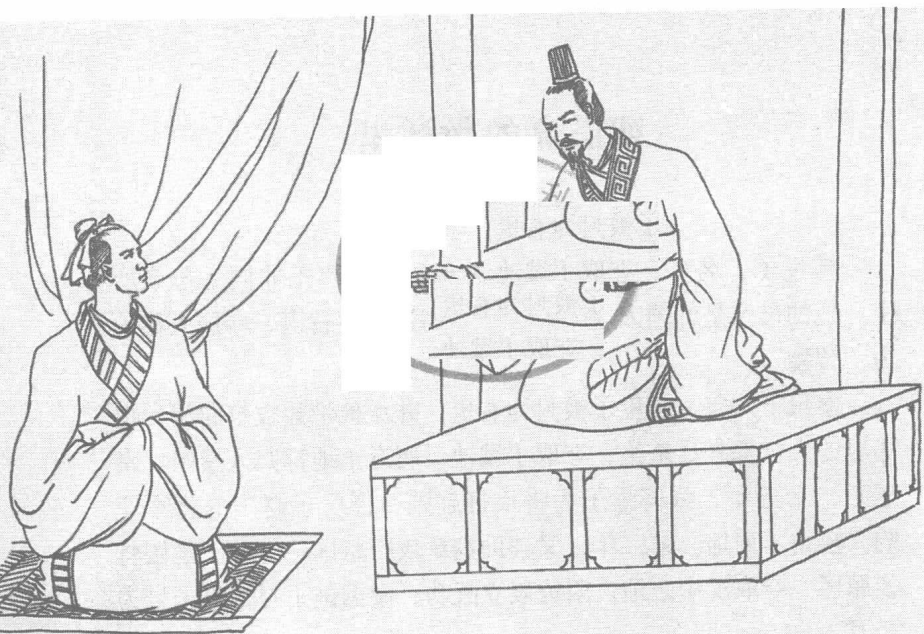
陈轸回答说：“大王听说过越人庄舄的故事吗？”

惠王说：“不曾听说过。”

陈轸说：“越人庄舄仕于楚国。有一次，楚王问大臣们说：‘庄舄原仕于越，如今仕楚，大富大贵了，还思念越国吗？’宫廷侍御官说：‘凡人思念故乡，就会生病。他若思念越国，说话就会发越声，不思念越国，说话就发楚声？’楚王派人去听，庄舄仍然带着越声。今臣虽然被弃去楚，哪能没有秦声呢！”

惠王说：“很好！今韩魏相攻，已有一年，仍难解难分，有人对寡人说去救好，有人说不去救好，寡人不能决定，希望您为楚王出谋划策之余，也能为我出出主意。”

陈轸答道：“曾有一个名叫卞庄子的人，他想要刺死老虎。





另一个叫馆竖子的人对他说：‘两虎将要吃一头牛，一旦觉着好吃，二虎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然后再刺死伤者，就可一举而得双虎。’卞庄子听馆竖子之言，果然一举而有得两虎之功。今韩魏相攻，一年仍不停止，必然大国伤小国亡，这时举兵伐其伤者，一举两得。就象卞庄子刺虎一样。臣主和大王都应等待韩、魏疲弊而击之。”

秦惠王果听陈轸之计，待韩、魏两国互有伤亡、疲弊不堪之时，兴兵而伐，结果大获全胜。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智谋高的数樗里

樗里子，名疾，是秦惠王的弟弟，与秦惠王非同一母亲所生。他的母亲是韩国人。樗里子生性豁达，多智谋，秦国人称他为“智囊”。

秦惠王八年，樗里子被封为右更，并派他带兵攻打曲沃，把那里的人全部赶尽杀绝，夺取了城池，所有土地都归入秦国。秦惠王二十五年，派樗里子为将攻打赵国，俘虏了赵国的将军庄豹，攻占了蔺地。第二年，又辅助魏章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国将领屈丐，夺取汉中之地。因为屡立战功，秦国国王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秦惠王死后，太子武王即位，驱逐了张仪、魏章，而任命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国派甘茂攻打韩国，攻克了宜阳。派



樗里子带着一百辆车子进入周都。周天子派军队迎接他，对他很敬重。楚王大怒，责备周天子，认为他太重视秦国人。游腾替周天子向楚王说明，说：“知伯攻打仇犹时，先送给他们大车，而军队则随之以进，仇犹于是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仇犹没有什么防备。齐桓公攻打蔡国，名义上却说是去打楚国，而实质上是袭击蔡国。现在的秦国，是虎狼一样凶狠的国家，它派樗里子带着一百辆车进入周都，他的目的也许就是要占领都城，周吸取仇犹、蔡的教训，所以派持长戟的士兵在前，执强弩的士兵在后，名义上是护卫樗里子，实际上却是在监视他。周怎么能不担心自己国家的安全呢？只怕一旦周亡了那时候就会让大王你担忧了。”楚王听后很高兴。

秦武王死后，昭王即位，樗里子更加受到重用。

昭王元年，樗里子将攻打蒲城。蒲城的守将很害怕，就去请胡衍。胡衍替蒲城对樗里子说：“你攻打蒲城，是为了秦国呢？还是为了魏国？为了魏国这样做很对，为了秦国那就不对了。卫国之所以成为卫国，是因为它有蒲城。现在你攻打蒲城，是迫使它投靠魏国，那么卫国也必定投靠魏国。魏国丢失了西河以外的土地被秦国占领现在都无法夺回，是因为它的兵力薄弱。现在把卫国并入魏国，魏国必然强大起来。等到魏国强大之日，秦国的西河之外就一定很危险了。况且秦王看你做的事，损害了秦国而使魏国得利，他一定会怪罪你。”

樗里子说：“那怎么办？”

胡衍说：“你放过蒲城先不要进攻它，我试着替你到蒲城去说说，让你对卫君有德。”

樗里子说：“好。”

胡衍进入蒲城，对它的守将说：“樗里子已经知道蒲城的弱点了，他说一定要攻下蒲城。我能让他放过蒲城不进攻。”

蒲城的守将很害怕，于是向胡衍拜了两下说：“请你帮忙



吧。”并献上三百斤黄金，说：“假如秦兵退了，我一定会向卫君告诉关于你的事，使你受到尊贵的待遇。”

所以胡衍靠两边的游说既从蒲城收到了金子又在卫国享有高贵的地位。于是樗里子带兵离开了蒲城。转过来攻打皮氏，没有攻下，就又离开了。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了，埋葬在渭水的南面、章台的东面。他曾说：“百年后，我的坟墓两边应当有天子的宫殿。”樗里子的家乡在昭王庙西边、渭水南边的阴乡的樗里，所以俗称他为樗里子。到汉朝建立时，长乐宫在他的墓的东边，未央宫在他的墓的西边，军械库正对着他的坟墓。后来秦国人有谚语说：“力气大的数任鄙，智谋高的数樗里。”

博学百家的甘茂

甘茂，是下蔡人，他曾跟随下蔡的史举先生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凭借张义、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惠王见后很喜欢他，认为他很有才能，让他担任将领，辅佐魏章平定了汉中之地。

秦武王继位三年，计划攻取宜阳，打通秦国通往周都洛邑的道路。

甘茂对武王说：“请让我去魏国，约魏国共同伐韩，可让向寿为副使。”向寿是秦昭王母宣太后的外族，为秦武王所亲信。

甘茂和向寿到了魏国，甘茂对向寿说：“您可以回去了，请告诉大王：‘魏国已听从臣言，然而请大王先不要攻韩国。’事成之后，功劳都记在你的头上。”

